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六

啓六

謝文序并和詩

謝滕王集序啓一首

謝趙王示新詩啓一首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一首



謝皇太子玉華山宮銘賦啓一首

上從舅侍御啓一首

和閨情詩啓一首

謝河東公和詩啓一首

獻侍郎鉅鹿公啓一首

上文章啓上

上薛令文章啓一首

上恩光曲詞詞啓一首

上武侍極啓一首

上李常伯啓一首

上皇甫常伯啓二首

上吏部裴侍郎啓一首

謝文序并和詩

謝滕王集序啓

庾信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
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
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卽是能平八
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
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
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脩竹夾池始作睢陽之
苑琉璃汎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况復行雲逐
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旣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
慶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矧

江陵百六幾從士

一作事

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

青箱多從灰盡比年痾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

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替亂頗同

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楊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

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

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

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逾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

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

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

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

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
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鄴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
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
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賜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
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前人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
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具水而湧泉
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岵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
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鵲顧鸞迴婉轉
綠沉猿驚鴈落下風傾首以日爲年捷爲舍人實有誠願
碧鷄主簿無由遂心寂寞荆扉踈蕪蘭徑驟駕來梁未期
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李嶠

某啓近於錄事參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遙想洛城十
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
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駭屬竒觀相趨動色若乃政埋餘
隙翱翔多暇臨八水之高秋企三河之上國衣冠濟濟入
青瑣而步丹墀車馬誼誼下銅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
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謠詠九迴靈府遙
馳雨露之郊千里神畿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錦綉同美
惠氣與芝蘭等馥用過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耶

貴洛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二陸兄弟耻論詞賦死者可作賈生爲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地其學異通敏才非沉鬱刀筆爲吏趨馳之歲月已多黼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尚缺平原從者終慙入楚之遊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夙承光彩早延提拂曾將薄伎見知思以庸音自効輒忘固陋敢有和歌登下肆而論寶入夔門而撫節擬託非倫揣磨增覲謹啓

謝皇太子玉華山宮銘賦啓

許敬宗

臣敬宗行成季輔等啓昨晚內坊承王君德奉宣令賞臣等玉華山宮銘賦二本拜承恩賜駭抃交懷跪翫清籟早河溢目伏惟殿下天資學府道貫生知絢發詞林若春華

之麗韶景漪清碧海譬秋水之澹晨霞仙鶴和吟慙八音於雅韻神龍縟彩謝五色於彫文綺布天庭雲生石砌理含貞邃雅達谷處之端趣極幽閑妙盡崑居之體煙松合翠露桂分紅察彼殊形翻然共色究寫真之奧旨擅體物之窮神若乃漢月鈎空乍臨珠箔石苔垂髮或映莊帷莫不理超詞表意生文外自餘清拔觸類竒新成若神化之工光乎性道之製蓋由基天挺裕纂聖凝離故能邁古超前納卿雲於度內逾儔絕侶括啓誦於曾中臣等忝荷殊私曲蒙垂示見所未見情百恒情無任鳧藻之懷謹上啓陳謝謹啓

上從舅侍郎啓

王勃

某啓一昨弟勛至奉命以憲臺詩十首垂示氣橫霜署彩
洞雲扃綉衣兼藻肆之華白簡控玄機之奧仙馵在馭殘
文路而驅神獬冠臨下望詞林而直指某質惟茅艾名隔
縉紳虛霑自出之榮每愧諸甥之列恩華曲被誨誘傍臨
識謝知音榮深覩奧虞韶忽奏聽律呂而忘疲楚匣遙開
仰光芒而不暇昔孔融之逢元禮罕覩高文王粲之謁伯
喈終慙懿戚援今企古議德疇恩荷慄兼儲疑悲欣兩集
但才非酷似攀宅相而多慙慕切如存臨渭陽而增感不
勝荷戴屏營之至

和閨情詩啓

駱賓王

賓王啓學士袁慶隆奉宣教旨垂示閨情詩并序跪發珠

字本清回

韻伏膺王札類西秦之鏡照澈心同南指之車導引

發迷誤窮惟詩之興作北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

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京斯盛含毫瀝思魏

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畧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

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發越清廻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

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先

覺若乃子建之半籠群彥士衡之籍甚集作一當時並文苑

之羽儀詩人之龜鏡爰逮江左集作謠詠謳謠不輟非有神骨

仙才集作專事玄風道意顏謝特挺戕罰典麗英華作類

則恐自茲已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能正本天縱明睿

卓爾不群聽新聲鄙師涓之作聞古樂笑文侯之睡以封

魯之才追自衛之迹弘茲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際之原故
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國厚此人倫俯屈高調聊同下
俚集作然思入態巧文隨手變雅調慙其曼聲延年愧共
新曲走以不敏謬蒙提汲謹抽詞奉和輕以上呈未近詠
訶伏深羞悚集作謹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李商隱

商隱啓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
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爲荒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
思將玳瑁爲逸少裝書願把珊瑚與徐陵駕一作筆裴然
而作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達尊重果煩屬和彌復驚集
兢惶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地處親賢才兼文武每舒錦

綉必播管絃當時與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侶者惟薛道衡
一人而已及觀其唱和乃數百篇力鈞聲同德隣義比彼
若陳葛天氏之舞此必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峯
此必曰潯陽九派神功古跡皆應物無疲地理人名亦爭
承不強缺後來酬唱罕繼聲塵嘗以斯風望於哲匠豈知今
日屬在所天坐席行衣分爲七覆烟花魚鳥置作五衢集
衝詎能狎晉之盟實見取郟之易不以纛鼓惠莫大焉恐
懼欣榮投錯無地來日專冀謁謝伏惟鑒察謹啓

獻侍郎鉅鹿公啓

前人

某啓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羲叟處伏見侍郎所制
春闈於榜後寄呈在朝同年兼簡新及第諸先輩五言四

韻詩一首夫玄黃備綵

集作彩

者繡之用清越為樂者王之

竒固以慮合玄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際優游於六
義之中竊計前時承榮內署栢臺侍宴熊管從畋式以風
騷仰陪天籟動沛中之舊老駭汾水之佳人非首義於論
思實終篇於潤色光傳樂錄道煥詩家况屬詞之工言志
為最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
異制而律呂同歸我朝已來此道充盛皆陷於偏巧罕或
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於枯稿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
驕奢豔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為甚
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墻自非託於降神安可
定夫衆製伏惟閣下皆其餘力廊此大中足使同僚盡懷

博我不知學者誰可起予某比興非工顯家有素然早聞

長者之論夙託詞人之末淹翔下位欣託知音拈賀

集作贊

之誠翰墨無寄况乎仲氏實預諸生榮沾洙泗之風高列

偃商之位仰惟厚德願沐餘輝輒罄鄙詞上攀清唱聞郢

中之白雪媿列千人比齊日之黃門慙非八米

集作斗

恭干冒

尊重伏用兢惶其詩五言四首謹封如右

集作別

上文章啓上

上薛令文章啓

陳子昂

某啓一昨恭承顯命垂索拙文祇奉恩榮心魂若厲幸甚
幸甚某聞洪鍾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薦
羹藜之味然則文章薄技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

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為道德之薄哉某猥以二字集鄙

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

籍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為童子之群無望壯

夫之列豈圖曲蒙勞獎躬奉德音以小人之淺才承令君

之嘉惠豈不幸甚豈不幸甚伏惟君侯星雲挺集作秀金

玉集作火間成衣冠禮樂範儀朝野致明君於堯舜皇極允

諧當重寄於周集作阿衡中階叶泰非夫聰明博達體變知

機如其仁如其仁方當拔俊賞竒使拾遺補闕坐開黃閣

高視赤松然後與稷契夔龍北功論德豈徒蕭曹魏邴屑

屑區區而已哉其實細人過蒙大集作知遇顧循微薄何敢

祇承謹當畢力竭誠策駑磨鈍期効忠以報德奉知己以

周旋文章小能何足觀者不任感荷之至

上恩光曲歌詞啓

許敬宗

某啓少傳玄齡奉宣令旨垂使撰恩光曲詞六言四章章

八韻謹率愚管宣述睿懷自惟淺陋深懼不允一作懼竊

尋樂府雅歌多皆不用六字近代有三臺傾盃樂等艷曲

之例始用六言今故雜以號字稍欲存於古體起草適畢

未敢為定蒙假不獲面啓對封藁本上呈可不知宜伏聽

後命謹啓

上武侍極啓二首

王勃

某啓某聞玄螭掩耀光銷鋪一作赤莖之芒白鶴催輝影滅

青胡之寶由是紫氛霄耿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迷道一作

踏驪泉而罔悔其有龍文已遠輕圖剗兕之功魚目濫持
自疑靈蛇之色循榮覽分朝聞夕可君侯締華椒閣席寵
芝扃粲貂冕於金軒藻龜章於玉署月開鸞鏡懷精鑑以
分形霜湛虬鍾蘊希聲而待物吞九溟於筆海若控牛涔
抗五岳於詞峯如臨蟻垤馳魂霧谷忻逢紫岫之英驛思
霞丘佇接青田之響某北巖曲藝東臯下節攀翰苑而思
齊僚文風而立至迹疲千里未陪丹轂之遊葉契三英尚
隔黃衣之夢謹憑洪貸輒錄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
波有託望日谷以馳誠鍾鼓無施伏雷門而假息謹啓

二

某啓一昨不緣媒紹輕承矜飾祗寵相驚俯仰無地何則
循方極弊尚虧風雨之間撫翼濡鱗猶失江湖之上况乎
九天鵬術一代龍門榮枯舛致山川在目而可以追騰白
日忘言於咫尺之書干突青雲投跡於尋常之境徒以北
林增秀弱翰知歸東壑流謙纖鱗未已神交道合君侯昭
片善之榮千載一時下走得長鳴之所是用謬憑高獎曲
撰蕪音游海無際過雷自聳雖黃金激憤指秦路而方窮
蒼璧慙恩伏焦原而未遠謹啓

上李常伯啓

前人

某啓某聞杞林騰秀羽族知歸暘谷流謙波臣有託然則
朝光八聖尚欣牧豎之詞道濟五殘未隔輿人之誦謹憑
斯義輒呈宸遊東岳頌一首當仁不讓下走無慙於自媒

聞善若驚明公豈難於知我龍門高遠眇黃道而無階爵
里旣投叫丹閣而有地伏願暫停左右曲流國士之恩廣
進藹蕙俯息樵夫之議輕陳徑捷退用彷徨

上皇甫常伯啓二首

前人

某啓一昨奉命令寫新對臺策及前後舊文謹憑國士之
恩敢進輿人之頌竊以龍鑣就路駑駘相懸鵠鏡臨春妍
娥自遠亦有飛霜匝地蘭蕭銜共盡之悲列火埋岡玉石
抱俱焚之慘然則知音罕嗣流水空存至寶不同荆山有
淚君侯飾揚芻議提獎蕪詞白圭成再見之榮黃金定一
言之重鵬鷖旣接仰雲逕而將趨龍夜可登指星臺而有
望循襟佩德撫事知恩山岳有輕何漢無極謹啓

二

某啓自恭陳薄伎祗奉話言咳唾成恩矜昧爲飾征夫擊
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
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札見知南館西
園遂與簪纓爲伍德雖無盡攀騏尾而方遙生也有涯比
鴻毛而非重謹啓

上吏部裴侍郎啓

前人

某啓猥承衡鏡驟照堦墀本慙刀筆之工虛荷彫蟲之睠
殊恩屢及嚴命頻加責光耀於昏冥課宮商於寂寞進退
惟谷憂喜聚門誠恐下官冒輕進之譏使君侯招過聽之
議貴賤交失恩愛兩虧所以戰懼盈旬遲迴改朔懷鄭璞

而增愧捧燕珉而自耻其性惟情昧識謝沉冥蒙父兄訓
導之恩藉朋友琢磨之義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忠
孝為九德之源故造次必於是審名利為五常之賊故顛
沛而思遠雖未之逮也亦有其志焉孔子曰言及之而不
言謂之隱今者接君侯者三矣承招延者再矣抑亦可以
言乎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
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為勸百諷一楊雄所耻苟非可
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由其輕重古
人未嘗留心也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
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叙名流者
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
東亂雖沈謝爭騫適兇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足周
陳之禍於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
逝潛夫昌言之論作之而有逆於時周一作姬公孔氏之教
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一作道大壞矣國家應千載
之期恢百王之業天地靜默陰陽順序方欲激揚正道大
庇生人黜非聖之書除不稽之論牧童頓顙思進皇謀樵
夫拭目願談王道崇大厦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
日之衛衆持則力盡真長則偽銷自然之數也君侯受朝
廷之寄掌鎔範之權至於舞詠澆淳好尚邪正宜深以為
者也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為先誠恐君侯器人於翰
墨之間求材於簡牘之際果未足以採取英秀斟酌高賢

賢者也徒使駿骨長朽真龍不降銜才飾智者奔馳於末
流懷真蘊璞者栖遑於下列易不云乎言行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夫之毫釐差以千里書不云乎弊化奢麗萬世同
流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嗟呼蓋有識天人之幽致明國家
之大體辨焉而不窮酌焉而不竭抱膝無悶盱衡自得彼
悠悠之小一作技焉足為君侯道矣哉自非奉閑宴接清談未
可一二言也然竊不自揆嘗著文矣非敢自媒聊以恭命
謹錄古君臣讚十篇并序雖不足塵高識之門亦可以見
小人之志也伏願暫停左右少察曾襟觀述作之所存知
用心之有地謹啓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六

投正五十七字十一月初五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七

啓七

上文章啓下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一首

獻李相公雜文啓一首 上湖南李中丞啓一首

獻江陵趙相公雜文啓一首

寄嚴東川啓一首 上裴門下啓一首

上襄陽李僕射啓一首 上興元權尚書啓一首

上令狐相公詩啓一首

為舉人獻韓即中琮啓一首

為先輩獻集賢相公啓一首

獻相國京兆公啓一首 上知已文章啓一首

獻詩啓一首

上蔣侍郎啓一首

上裴相公啓一首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駱賓王

賓王啓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

集作首驚魂承恩累息楚

羣丹質在荆南以懷

集作多慙遼豕白頭望河東而載而賓

王散財易朽蟠木難容雖少好讀書無謝高鳳而老不曉

事有類楊雄徒以易象六爻幽贊通

集作適乎政本詩人五

際比興存

集作在乎國風故體物成章必寓集作寫情於小雅

登高能賦豈圖榮於大夫蓋欲樂道遺榮從心所好非敢

希聲刻鵠竊譽彫蟲至若資

集作質醜行以自媒銜庸音而

苟進固立身之殊

集作岐路行已之外篇矣君侯蘊明畧以

佐時虛靈臺以照物觀梁父之曲識卧龍於孔明聽康衢

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是用異人翹首俊又歸誠獨此

集作微以

疵賤之姿謬奉清通之盼雖仲由之瑟終闕響於丘門而

宋王之謚儻均音於郢路敢忘

英華作下不里輕用集作上

呈庶道叶起予陳卜商之四始恐吾幾失子効然明於一

言拜首增慙憂心如醉謹啓

獻揚州李吉甫相公雜文啓

柳宗元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

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曹讒妬在外十餘

年又不得効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

下乃始為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

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遺背思欲一日伏於集作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

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覽觀焉幸甚幸甚閣下

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

剪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

有周公接下之道斯某所以廢錮集作擯集作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

獻雜文十首六字一作謹以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與 上湖南李中丞啓

前人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非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

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帶而編畧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某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

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棄也敢篩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

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汗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獻江陵趙相公雜文啓

前人

宗元啓往者常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
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
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申其業類於
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其死荒野不能出其固
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
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
與魑魅遊所不辭也輕贖威尊集作重伏增戰懼集作禮謹啓

寄一作嚴東川啓

前人

宗元啓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
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
由其門而入彷彿布護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
萬祀而不已也某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乘
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唯恐沒身
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不克自寧今身
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
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
惶恐上獻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
慙愧戰越之至謹啓

上裴門下啓度

前人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蜀本史
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丙謀莫萃卒趙致罕
美之績文武所注中分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

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丙之勩出蕪方召辛
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畧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
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業集作烈闡揚大勳某
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稿决䟽潢汙聲効出
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微
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
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啓

想

前人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
其詩曰江漢之訑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器
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
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
愧集作周周室哉某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徃徃不爲世屈意
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補萬分之一雖死無
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
金石庶繼代集作代洪烈裨官里人得采而歌之不勝憤踴
之至輕黷威尊戰越交深謹啓

上興元權尚書啓

元積集無

某啓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以
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
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卒未能効互鄉之

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閣下麾蓋鉄
祭玄纛青旌晨一作泉魚符竹信車朱左右轡府置軍司

馬以下官屬刻節而惣制之則其實為環內之州司馬而

又移族疾謁醫在閣下治所私心懽欣願改前耻然而吏通

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憐其才命

俱困恐不能復脫於通由是生心悉所為文留置友善冀

異日善惡不妄於朋類耳筐篋之內遂無遺餘方創新一作

雜詞以湏供一作贄不幸瘡痍暴侵手足沉廢恐一旦神

棄其形終不得自進於閣下因用官通已來所作詩及當

記憶者共五十首又文書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貶難紀

并在通時叙詩一章次為卷軸封用上獻塵黷尊重帖伏

廻違謹以啓陳不宣謹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前人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一作強由科試及有

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

曾不知好事者挾摛芻蕘塵黷一作尊重竊承相公直於

廊廟問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一作

躡躡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

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何千餘首其間感物

寓意可備朦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羸罪戾是懼固不

敢陳露於人唯盃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

以為律體卑庠一作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

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集作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一作

宋玉妄相倣效一作教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於字無支離褊

淺之詞皆自謂一字一作目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

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

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

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

挑耳江湘湖一作問為詩者復相倣三字一作力或一作不

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

謂二字一作日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

於某嘗以為彫蟲小事不足自明閩相公記憶累句已來

實懼糞土之墻庇以一作於大廈便一作使不復摧壞實一作求

為版築者之誤輒敢撰一作繕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

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廈之餘

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樞榱椳之材盡曾量度則

十餘年之遭廻不為無用矣三字一作無詞旨瑣劣冒瀆

尊嚴俯伏一作伏候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一作皆唐文粹

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李商隱

某啓某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聖之書未嘗關慮論都之

賦頗亦留神徒以不授集作非綵毫未吞瑞鳥馳名江左陸

機莫及於材多擅譽鄴中王粲終聞於體弱上下群士差

池累年頃者輒露踈蕪不思狂簡捧燭火以干日御動已
 光銷抱布鼓以詣雷門忽然聲寢不謂郎中搜才路廣登
 客門寬望犬附書冀雞談易特垂題目曲賜丹青旋屬榮
 嶠從行神州視膳同孟陽之覲蜀比孝若之歸齊雖佩恩
 私竟乖陳謝光陰荏苒誠抱勤拳今此秋期遂有天幸更
 奉襴衡之刺敢無駸茂之言某在京多時自夏有疾失外
 郡薦名之限俯神臯試士之期物情既集於宗師公選果
 歸於令季懷材者皆云道泰抱噐者自謂時來以卞和為
 玉人無不收之瓊玖得蹇修為媒氏無不嫁之娉媵集作
 是以願託一拳潛布百兩顧方流而有託慮良會之猶賒
 伏惟郎中與先輩賢弟價重兩劉譽高二陸比李膺則仙
 舟對棹方馬融則絳帳雙褰若某者雖陋若左思瘦同沈
 約無庾信之腰腹乏崔琰之鬚眉然至於感分識歸啣誠
 議報將酬楊寶則就雀求環欲答孔愉則從龜覓印推其
 異類不後他人謹復陳集作新文重干清鑒馬御室邇孔
 子墻高遲面莫由隳肝無所任重道遠方懷驥坂之長鳴
 一日三秋空詠馬嵬之清什知深可恃言切成煩幽谷未
 見於鶯喬曲沼空勤於鳧藻仰瞻几閣伏待簡書謹啓

為先輩獻集賢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竊觀集作貞觀朝書伏見文皇帝因夢吹塵方求

風后于畋問卜始載磻溪事偉於王圖集作道光於帝載

下惟敷衽上則虛襟纏綿圖緯之前窈窕天人之際崇基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立極四足雖斷於神集作龜開物成功七竅仍沾於混沌

禹羞乘輦舜耻彈琴白馬已見於將雛朱草仍聞於滯穗

共工蚩尤之輦與二負同拘豕鬻晉耳之徒與七駟共御

是以今上貽謀負扈相公以餘慶持衡用十一德之資贊

七百年之祚古猶今也仁豈遠乎伏惟相公日觀同光天

球並價揚鋒露鏑則武庫常開散藻擄華則文星鎮見一

言悟主三接承恩季孟伊繇友朋蕭邴漢皇發論十萬常

愧於淮陰齊后推誠一二皆歸於仲父百度既已貞矣九

流又復清焉墻東竈北隱淪者咸欲呈材猿飲鳥言僻陋

者皆思入貢莊生獻譬揚子拔毛三百篇之詩更無諷刺

二百年之史永絕譏嫌斯乃百代可知一言可以集作蔽豈

立錐側管可折齒尋環巍乎煥乎盛矣美矣若某者剖集

剗心寡竅對面多墻小比焦螟敢矜巢窟微同觸氏寧務

戰爭徒以簪紱承家階庭受訓堂中得桂已有前叨幕下

開蓮仍當後忝所宜結囊無咎綵服為榮絕方朔之上書

罷襦衡之投刺直以措心賢路誓志昌時既慕義無窮思

有道則見伏惟相公霧能蔚豹燔集作可燒龍為百氏之

指南作九州之木鐸任安彥國已在於廐中楊子馬卿並

歸於門下而猶渴饑未副影響無寧請客者不解於桐當

關者空有皮骨此某所以淮山遠至漢棧斯來望姬旦之

吐食冀張華之倒屣以昇堂客眾擁筭人多苟無醜蔑之

言難佐仲宣之陋今輒以嘗所著文若干首上獻伏惟少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迴巖電微駐台星固無望於討論庶或觀於指趣儻蕭蕭稂
可刈管蒯無遺蒙文宣一字之褒得玄晏三都之序便若
神巫去癘司命添年禱祝之誠造次於是門遙閭闔路隔
瀛洲於人世存思空移氣序以塵中仰望未見端倪希陪
上士之流終預群仙之末析恩望德乃百斯生干冒威嚴
下情無任惶懼感激之至謹啓

獻相國京兆公啓

前人

某啓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嘆以通性靈故
陰慘陽舒其塗不一安樂哀思厥源數千遠則邠邶曹齊
以揚領袖近則李蘇顏謝用極菁華嘈噴而鍾鼓在懸煥
爛而錦繡入翫刺時見志各有取焉某爰自弱齡側聞古

義留連薄官感念離群東至泰山空吟梁父南遊郢澤徒

和陽春遊於自得之場實竊德音之選伏惟相公既兼康

大政復振斯文論風雨則秋枿英華作芬華語霜霰則

春條零落發軔於風力解鞍於伊咎宮商資正始之音寒

暑協中和之序是故贊其纓拾俟被斧斤神氣雖法於大

巫名字願聞於下客舊詩一百首謹封如別延之設問希

鮑昭之一言何遜著名繫沈約之三讀干冒嚴重延望恩

輝進退之間若擬泉谷伏惟俯賜容納謹啓

上知己文章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待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
以爲視聽之汗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文粹作紀

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吊代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
艱難來始文粹作卒伍備役輩多擬兵為天子諸侯故作
原六十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為反側叛亂故作
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
名之故作迭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
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常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
未能盡集作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
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納束於政理簿書
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
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髮齒甚壯冀有成立他
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

輕瀆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獻詩啓

前人

某啓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
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
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為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
水敢求恩知但希鐫琢于瀆尊重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
啓

上蔣侍郎啓二首

温庭筠

某聞有以疏賤而聞至貴者古人之所譏笑有以單外而
斷末契者君子之所兢戒何則無因以至遽庸辨其妍蚩
豈有為而然曾不計於能否有詆嘲異狀詭激常姿希彼

顧瞻斯爲銜造則亦受嗤於識者見詆於通人者矣抑又
聞三月而行士人之常準十年乃字女子之常期未爲干
世之心厥有後時之嘆某尋常一作爵理謬詞盤孟離方
遁圓因陋成寡亦嘗研窮簡籍耽味聲詩頗識前脩之懿
圖蓋聞長者之餘論顯愚自任并介相忘質文異變之方
驪翰殊風之旨粗承師法敢墜緹緇伏以侍郎弘繼濟之
機謀運搜羅之默識思將非質來掛平衡遂揚南紀之清
源謹効東臯之素謁越石父彼何人也夙佩遺文趙臺卿
敢欺我哉敬承餘烈輒以常所爲文若干首上獻

二

某聞朔禽造雪海鳥知風苟曰含靈咸思擇地况乎謬窺

墳素常稟盤孟從師於洙泗之間擢跡於湘江之表能不
成周問道先詣伯陽故絳侍言唯從叔向伏惟侍郎稟生
成之秀窮先哲之姿言成訓謨信比暄燠某率茲孤植勗
彼單詩持擊缶之凡音嗣操琴之舊事於是持槪自警割
席相徵味謝氏之膏腴弄顏生之組繡勞神焦慮消日忘
年雖天分不多尚慙於風雅而人功斯極劣近於謳歌頃
常撰刺門人投書齊帥蒙垂盼飾致在褒稱旣而文囿求
知神州就選遂得生芻表意腐筵生姿未言棲託之懷不
在翺飛之後今者商飈已扇高壤蕭衰楚貢將來津塗悵
望高堂有念末路增悲願持款啓之心先偵生成之施倘
或洛陽仲高仲高仲山甫之後猶記姓名建業張達方弘採拾則

百靈斯畢一顧爲榮謹以新詩若干首上獻延露蚩聲皇
華下調有慙狂瞽不稱仁私無任依投之至

上裴相公啓

前人

某啓聞効珍者先詣隋和蠲養疑者必求倉扁苟無懸解
難語竒功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斯則沒爲瘠氣
來撓至平敷作寃聲將垂不極此亦王公大人之所慷慨
義夫志士之所歔歔某性實顛蒙器惟頑固纂脩祖業遠
愧孔琳承襲門風近慙張岱山自頃爰田錫寵鏤鼎傳芳占
數遼西橫經稷下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題思欲紐儒門
之絕維恢常帝一作典之休烈俄屬羈孤牽軫藜藿難虞處
默無衾徒然夜嘆修齡絕未安事晨炊旣而羈齒候門旅

遊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
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直視孤危橫相陵
阻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射血有寃叫天無路此乃通
人見愍多士具聞徒共興嗟靡能昭雪竊見玄宗皇帝初
融景命遽惻宸襟收拭瑕疵申明枉結劉丞相尋揚優詔
蘇許公潤色昌暮五十年間風俗敦厚逮及翔泳未安其
所兩賜不得其和匹夫匹婦之吁嗟一聚一鄉之幽鬱欲
期昭泰必仰陶鈞某進抱疑危退無依據暗處囚拘之列
不沾渙汗之私與煨燼而俱捐比昆蟲而絕望則是康莊
並軌偏哭於窮途日月懸空獨彰於豐蔀伏以相公致堯
業裕左禹功高百姓咸被其仁一物不違於性儻或在途

興嘆解彼右一作左驂彈劍有聞遷于代舍瞻風自卜與古
為徒此道不誣貞明未遠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獻
縑緗儉陋造寫繁蕪干冒尊高無任惶灼

校百六十一字

十一月初五日送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八

啓八

投知一

為蘇令本與岑內史啓一首

上明員外啓一首

上許左丞啓一首

上郎都督啓一首

上司列太常伯啓一首

上李少常伯啓一首

上兗州刺史啓一首

上兗州崔長史啓一首

上兗州張司馬啓一首

為蘇令本與岑內史啓

陳子昂

某啓某聞予以母貴自古通方禮以親榮在昔恒理豈非
奉上之道休泰必同膝下之恩親愛先及伏惟舅寵居密
戚位列崇班實富貴於當今允尊榮於前代居得言之地

擗至要之途九族同欣皆憑於獎聆六親咸賴仰德於恩

波莫不拂飾集作拭生其羽儀談薦長其光價某自惟末品

忝在甥徒早蒙撫育之恩不殊骨肉之愛自痛無福家禍

遂纏爰在孤遺載延慈眷愛同諸子禮越常流遂得教訓

成人策名從宦舅又曲垂顧念恩甚庭闈渭陽之情實多

荷戴猥以庸薄叨累周行自委質戎班集作昭昭集作班名果

毅經今一十三載集作歲矣而竟未一遷仰望儕流莫不皆

居顯位旋觀時輩亦已再歷榮班猥亦何人集作獨空嗟

留滯雖命途乖舛良或甘心然親貴盈朝豈忘提獎所以

仰瞻恩惠不棄於踈微冀降慈仁集作流有憐於孤賤伏願

舅大弘收採之眷特垂咳唾之恩矜憫小子使得宦及朋

友寵以親榮私門載昌幽宜是賴豈不幸甚豈不幸甚無

任企仰之至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明員外啓

王勃

某啓側聞公為聳纒俯圓燧而抽光瑤兔浮輪候方諸而

吐液斯則洪纖異數宜符造化之津高下相懸精契陶鈎

之表故知聲同義合存長幼於三州理隔氣殊置山川於

一面神交可託風雲於杵臼之間道不虛行涇渭於簪裾

之列其有跡申知己投爵里於思齊事迫當仁抱龍泉而

願割雖荆山已峻多輕抵鵠之珍而渤澥方春敢進歸鳧

之影伏惟丈人珠躔降德銑社抽英河岳縱其神器煙霞

發其符采江東第一家傳正始之音日下無雙譽重名流

之首三冬文史先兆跡於青衿百里絃歌即馳芳於墨綬

彭澤陶潛之菊勝氣仍存河陽潘岳之花芳風遂遠榮加

徒從袂

一作秩

上清蘭府之遊寵奪攀輪更掌蓬山之務麟圖

一作閣

緝謚定榮辱於三泉鶴閣

鳴雲路望偃朝端鴻漸星臺俯諧僉議廉平譽號李宣伯

之當官雅操繩時山巨源之稱職加以文場武庫發揮廊

廟之師瓊樹瑤林寥廓風塵之表一丘一壑同阮藉於西

山一嘯一歌列稽康於北面詞條鬱霧遙騰駕日月

陰辨鰐橫霜直上衝星之氣鳧鍾蓄韻聞片言而指掌鸞

鏡懸心見一善而明目情源九派士流欣滿腹之期德宇

千門詞人有疵身之望方當坐談帝席雄視群公豈徒比

跡天府雌伏郎宮而已哉某崇徽啓緒盛德在家承太子

之仙宗析將軍之遠系朱輪在漢列高士於三台青蓋浮

江扈平王於七姓遺風舊烈尚存清白之基祖德家聲代

有縱橫之自及金陵東覆王馬西奔髦頭傑起文儒繼出

鳳鳴朝日森梢煙雨之標龍躍雲津盤礴江山之氣雖雄

名雅譽隨朔野而揚聲而華冕雕軒比南風而不競陳太

丘之積善羔鴈成群謝車騎之餘芳蘭蓀不替趨庭洽訓

共歌朱萼之篇避席承觀猶守青箱之業嘗謂醜神北阜

藉春渚而忘歸動影南樞坐秋山而長往不意蘭皋獨嘯

輕交委鶴之書芝澗行謚坐辱飛龍之使年殊賈誼仰宣

室而方同業謝劉繇俯長途而遂慙塞上浮雲之跡空倦

王在

王在

王在

具山隋侯明月之珠終悲暗室豈不知拂衣長謝林泉多
倦一作俗之因安枕有餘廟堂非養高之所松楸坐月臨
黛壑而遐征桂席攀風俯青嵩而自足而欲俛首屈膝
巡多士之林弔影慙魂骯髒文昌之府徒以牛蹄已倦
文壑而驥鱗羊角可逢想高衢而撫翼參名國士方叨智
伯之恩揮迹奉常冀雪公孫之耻識正平於處士雖在孔
融期仲容於望外終資許允猶恐先馳折翮頻驚鷓鴣路之
風再舉枯鱗空擊龍門之水丈人借以顏色資以恩波垂
雅契於長年叙情交於累代情加倒屣知步頃之生光禮
極昇堂覺聲名之有地是用俯抽丹思上讀清顏鏤殊獎
於肝膽銜德音於咳唾懦夫增氣先歌易水之風壯士投
心思赴吳宮之火恩崇命淺瞻呂桀而可泛山高海深涉
孟門而何險謹啓

上許左丞啓

前人

某啓自遠阻恩華嬰纏風恙守愚空谷歛跡仙臺同衛玠
之虛羸談非正始愧劉楨之逸氣卧似漳濱朝野旣殊風
猷遂隔望芝蘭之漸遠覺鄙恡之都生所以暫下松丘言
游洛邑永懷前倦疑返巡元禮之門延首下風匍匐文章
之府實願稍捐人事少奉清言質儒釋之幽疑訪空玄之
極境願聞者道敢披江海之心所進者榮非慕軒裳之重
雖齒絕位殊空塵左右而道存目擊豈隔形體輕陟階堂
伏深悖越謹啓

上郎都督啓

前人

某啓某聞古之君子重神交而貴道合者以其得披心胷而盡志義也是以叔牙苟在管仲分多而不貪無知尚存陳平受謗而非罪何則達其趣者能申其迹收其大者能讓其細也今某東鄙之一書生耳少懷耿亮頗慕高烈俛仰相得則屠博可遊造次不諧則軒冕異路蒙君侯國士之遇受君侯長者之禮繾綣談諶殷勤誨誘今有情而不告是不盡也有窘而不託是有疑也將恐季布無侶於後葉孫臏獨稱於前古嗟乎可以竭誠矣敢不盡言乎勃家大人天下獨行者也性惡懦歛家無擔石自延國譴遠宰邊隅常願全雅志於慕茲揚素風於下邑而道里夔遙賢糧窘鮮秩寡鍾釜債盈數萬此某所以側目扼腕臨深履薄庶逢知己之厚以成大人之峻節也古人有言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又曰損有餘補不足於君侯何如哉然則定其交而後求敢無愧已易其心而後語夫何飾讓服給之義旣惟其常厚薄之差伏希俯訪輕塵視聽伏增兢惕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寔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集作伸由乎知己故彫其樸嶧陽集作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求枯之竹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幹集作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

汎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山集作仙函谷誕

真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

畧德攸集作由天縱白雲集作星降王輔之精至若峯秀學山

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疏四瀆集作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

之巖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

於談叢絢春華於詞苑辯河飛箭激流翻白馬之津文江

散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

煥鵷集作宛鵷池映桃花而曳綬旣而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

職春宮爍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綜理玄

風燮諧元氣含暉禮閣皎愛日以流光散集作毓彩文昌映

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弘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

於厚土惠和忠肅玄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

慙其保乂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華炫金波於靈府

冰壺徹鑒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瀾廬毓罕窺其

術故使妍蚩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

叙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

以分庭讓士虛右集作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於蔡席一

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階賓王蓬廬布衣桑樞常帶自弱齡

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祈集作期聞達上則執鞭爲仕

王庭希干祿之勞次則捧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願集作祿

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集作藏進殊

巧宦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而集作以上馳邈焉

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晦幽集作名跡於渭濱抱甕灌園絕機

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烏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

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

恥作歸田之賦於是竭來甕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

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秀集作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

誰為容於左右明公惟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駘足

踰於仙鹿片言之重魚目軼於靈地庶望顧兔離集作羅非箕

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雨集作澤於堯雲則繪餘之

魚希振鱗於吳水膳後之豕醜化龜於魯津趨拜階庭集作

拜伏增其水谷謹啓

上李少常伯啓

前人

賓王啓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為爐混萬物

於集作為 芻狗然則壁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玉燭平分猶

集作獨翔寒於黍谷是知隆汗迺集作迭襲榮頤相仍集作循得

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伏惟集作以君候疏乾激派龍門開

竹箭之波鎮地橫基鵠翅峙蓮花之岳集作嶺曜重輝於若

月炳疊彩於非烟至若瑞動赤光著元勳於東漢烽驚紫

塞宣武功於北征奕葉龍光蟬聯龜組德攸天縱白星降

王輔之精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畧故得三千運北擊

舜海以遊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翰拆衝千里魯連談

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於是九重銜綬照星彩

集作影非於宸維四達埋輪震集作振霜威于集作於權右加以分

宋本作繪

庭讓士虛席集作禮賢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

記許顧榮以南金某蟠木朽株散樗賤質牆面難用灰心

易寒集作退無毛薛之交進乏金張之援塊然獨處集作

一紀于集作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歎集作溝壑以之集作

非遙貧病交侵思薛羅而可託常欲乘幽控寂追綺季於

青山樂道栖真從魯連於滄海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

遂得佇嘯高丘應箕文而動韻聆吟大野浮良爻集作以

流陰將恐在藻纖鱗終絕集作登龍之望捨榆弱羽徒仰

搏鵬之高所覬曲逮恩光滋餘潤於東里襲承道集作引

託輕寫集作於南樛撫已多慙規躬彌懼集作謹啓

上兗州刺史啓

前人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

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壁則

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公鳳穴

振儀龍門標峻瓊姿集作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飛瑤貞

鏡鑒集作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蓋集作

而撫百城建隼輿而臨千里坐堂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

仁式歌來慕清疑夜燭化警晨鳥外勛九農內弘五教導

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誤示二字集蒲鞭之耻

發集作言唯信結集無控竹馬之期耳雨隨車雲低輕重

之蓋還珠合浦波舍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

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以集作扇物

朱生

飛集作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雨集作春濡飾羔旌

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俗集作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

高集作芳猷勝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

鑒虛疑穆松風於智府研機十篋探蹟九流縹綺集作夢

於詞林綵仙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漱以韜霞學海驚

瀾綴珠連集作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

疲獎提不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圍以駿奔兼流包畧之

夫窺義園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

於泥沙許公明於一驥某淹中故俗休列朴厚之清集作

規稷下遺氓祗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閑縑緗每蟋

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翠集作蒲於翰池既

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作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

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誑扣角之詞奮

短翮於榆材集作希高標之餘拂躍纖鱗於涓滴望鴻澤

浪集作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

用跛鼈致千里之行是以集作竊混吹於齊竿濫飛聲於

郢唱集作抱山鷄而自慙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顏不遑

流汗謹啓

上兗州崔長史啓

前人

側承鄴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蜿跡籟集作雲之轡

載馳然則激溜集作侵星佩潛蛟於壯武騰鑣歷塊騁蹠

駿於咸陽且煦輒波鱗側羨鼇潭之躍觸籠雲翼局望鵬

隅集作田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揆白水之詞漢境朝趨

車候驚拂塵之思伏惟某公騰瀾浴景濬靈派以含珠擢

翰梢雲翊淮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

輝贊文場於漢威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於集作鴈年叶

鳳彩之集作英姿辨蟾精於弱歲集作靈臺宏遠聘霄練

於霜潭策府幽深絢朝虹於壁渚心波湛漢詠魄曜於黃

陂情岳干天集作風雲於稽巘龍津共濟競忻登御之

車蕪室欽賢必攬集作澄清之繼鬱文條而耀彩藻逸潘

花擘詞峯而銜價光浮衛玉然則昆溪既琢必見山川之

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佐龜陰而演化務肅萬

城集作翼集作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徽猷克著逾盛德

於休徵聲績聿宣軼規模集作於恭祖佩呂刀而邵美昌

集作贊塞帷之遊屈龐驥而流芳集作將叶順風之問集

集作將騁仁加以側階引彥鑒宋集作子之微言倒屣迎賓辨

王生之雅量故使圓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巖剖

連城於幽石某瓶筍小器鷓蚊末品斜帶嶧梧戢晞陽之

厚德旁隣汶滌慕貫時之貞勁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瓢

邊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勞擔石厭於糟糠負薪疲於

短褐然則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已之方弋志書林咀風

騷於七畧耘情義圃偃圖籍於九流洒惠澤於陽波集作

集作羊屢泛文通之麥峻曲岸於鶯谷時遺公叔之冠雖不能

縱逸韻於霜臯吹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芬於露薄

...

垂薰有十步之芳而乃惡迹魯鴻悲荆山之抵鵠造鳴韓

犬歎稽阜之橫梁方今王管集作增躔秋金風動籟具官歸

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反鴈候朝陽集作湖陽而低舉籟金味

道之子候纁帛以彈冠肩王含毫之人望弓旌而蹠集作翹

足竊不揆於庸識輒輕擬於揚庭所具恩波時流集作留咳

唾僮蒙集作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賑孀居

集作棲之寒女得使伏櫪駑蹇希駙集作驥而蹠足窳棘翩

翹排鳩鸞而刷羽則捐驅匪恠碎首無詞雖復投報揚金

君子以之貽惠集作戒効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瀆威嚴

懼深履尾載塵聽覽迫甚蹈水謹啓

上兖州張司馬啓

前人集無

某啓竊聞網澗緝裳倏指雲於偃蓋排虛止棘附絕電於

織離然則左右為容鏘金有階於蟠木無因而至按劍致

懼於連城是以賃牘千榮發仞資於禽息求光抱燧束髮

濟於于髡伏惟某官瓊峯聳峭儼曦觀而爭峙瑤派驚瀾

泝天潢而比瀟漢瑩引路夕翊浮雲之陰晉閣垂嚙朝暉

文星之苑劍池濯彩耀震德於渥津弱水摘祥炫離精於

丹穴辨懸瞳於朗鏡肇自鑄年對似魄於虧陽光乎弱歲

言阿一作辨激箭浴紫貝以飛滿情岳驚峯蔽丹青而傑峻

文條擢秀馥長坂之幽蘭筆苑揚葩擘小山之丹桂松飈

結韻縉紳藉以雌黃崑電流光通賢資其月且於是佐塞

帷於魯甸威讐列藩匡露冕於梁陰恩覃絕境緝諧鱗疑

麟
甸下白鶴於仙庭輔弼鳧郊重黃金於帝里加以獎拔
幽滯汲引英髦錫以吹噓暖燕郊之陰谷延之顧盼燭漢
園之寒灰某籛派庸微桐巖賤伍託根鄒邑時聞闕里之
音接開雲津屢聽杏壇之說加以承斷織之慈訓得銳思
於書林奉過庭之嚴規遂容情於義圃方欲閉門却掃養
拙以終年幽遁鑿杯甘貧而卒歲直以栖遲五畝獲鷓鴣
之數粒蕭條三逕匱侏儒之斗儲雖則放曠林泉頗得閑
居之趣而乃寂寞蓬戶唯深色養之憂是以望微動容慨
南陽而聞寂祈名夙駕嘆郢路不依遲方今涼秋屆節嚴
飈扇序衡陽極浦振朝音於負霜寒臯迴甸驚宵吟於靜
野弓旌之禮斯及辟聘之際是期不揆庸愚輕斯自銜所
冀分其末照惠以餘波得預觀光全由咳唾倘雲鏤釋結
申其漱王之音霜匣開輝照以盤蛟之影則陰山之雀敢
懷食葉之心漢東之蛇期致投珠之報不勝窘迫之至謹
啓

校四六十六字

十一月初六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九

啓九

投知二

上齊州張司馬啓一首 上庶察使啓一首

上瑕丘常明府啓一首 上梁明府啓一首

上郭贊府啓一首 與湖南李中丞啓一首

上大理崔太卿啓一首

上齊州張司馬啓 駱賓王

某啓昔者薛邑聞歌揖馮謖於彈鋏夷門停命集作駕顧侯

羸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載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

貴乎得魚是以挹揖集作蘭言於斷金効集作蓬心於匪石

庶清音動集作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於郢

匠伏惟司馬公疏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慶黃軒感星
精而誕命綴珠華於七耀聯玉葉於五雲至天神石呈一作

摘祥靈鈎集作鈎非表貺千年馭鶴振仙駕集作氣於帝鄉七葉

珥貂襲榮光於咸里固以紛綸國牒昭晰家聲洎乎鹿走

周原相集作輔秦圖以興霸蛇分沛澤翼漢運以基皇常山

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掩梁竇以

霞褰鍾鼎一時罩袁楊而岳立固集作故得重規遠鏡湛月

路以流清茂趾集作祉遐鋪架雲門而擢秀公飛英鳳穴藻

五色以凝華顯耀驪泉集作頴耀龍泉含九重而流集作毓潤風情

踈朗霜明月淨集作湛之姿氣骨端嚴雪白冰清之槩若乃

性符神授道擅生知挫三端於情峯朝九流於學海博聞

記辨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迴

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澹清含濯錦而翻浪鬱槐市而集作以

增茂穆蘭室以流芳於是祥集作翔鱣應符觀光上國飛龍

成卦利見大人搏羊角以垂天展驥足而騰景翼化二集作

藩印挹敬祖之清廉光替外臺陳君田之亮直推公平而

折獄磔鼠謝其嚴明擁端慤而行仁化地慙其智勇加以

清規日舉湛虛照於冰壺玄鑒露凝朗機心於水鏡謙光

自牧恭已愛人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顧

榮於南金但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進不能握蘭分竹縮

銀黃於雲臺退不能絕粒茹芝煉金丹於地肺而出沒風

塵之內漂淪名利之間知集作遊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九十九

援塊然獨居集作者一紀于集作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想

集作恐溝壑之非遥貧集作窮病交侵思薛蘿之可託尚欲乘

幽控寂集作常願追夏黃於商山樂道栖真從魯連於滄

海豈圖語默易爽心跡難并集作陟集作橋之恨愈集作

深攀桂之情徒結是用絕心集作乾沒耽閱丘墳謁子將

於南荆訪康成於北海西遊梁益効集作仰司馬王楊之風

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智瞻言前古徒欲思齊俯惟當

今空勞懷刺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鍾鳴揖郭泰於虛舟有

道斯世賞駿明於撤俎盛德猶存雖雅調清歌誠寡和於

郢路而庸音濫吹竊混奏於齊竽輕課撮囊揄揚盛德庶

幾金波離畢零陵之石自飛瑤光建寅蕭丘之火暫焚學

新麟角德輕集作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厲謹啓

上廉察使啓

前人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

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

斯通而悅帝力以栖魂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息集作慮敢

用披丹伏惟某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疏金闕架

飛岳以韜雲泊乎鹿駭周躔集作鹿霸燕圖於即墨蛇分

沛澤封漢爵於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丹穴習集

襲吉黃裳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

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山辨練光於曳集作馬臨大吳之國

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

一之... 卷之...

照月旦於雕談素論疑玄開夜光於妙辯既而業成麟角

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鵷池絢桃林集作花而曳綬揆留皇鑒

忠簡帝心奉職春宮標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神集作名

耀於紫宸故得龍綽垂光戢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

雲以連陰賓王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何神入昂映白榆

而集作以流祥江使負圖上集作泛青蓮而薦兆薰風廣扇聖

日多集作揚暉進不能高議靈集作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

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芳而出沒風塵漂集作漚淪名利

十年無祿集作棣萬里惟桑既而日遠長安處蓬門而西笑

雲飄吳會追松江集作逢以南浮冀塵跡於丘中絕漢機

於俗網獲承歡於膝下馭潘輿於家園不悟地絡遐張維

白駒於空谷天羅迴布戈黃鶴於高雲顧已以駑鈍集作

並從媒術力農賤事未免東臯之勞反哺私情遽切南咳

之詠少希顧復敢集作轍布懇誠雖噬指集作臍思歸空軫倚

閭之望而齧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明公資孝履忠恕已

及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得顧兔離箕集作星動清風於

舜海從龍潤礎霈甘雨於堯雲則白羽書生自銘恩於食

稻黃衣童子將賽德於飡花拜首迴惶傾心虔露謹啓

上瑕丘常明府啓

前人

賓王啓側聞觸籠戢翮負垂天而跼形伏櫪羈蹄望絕塵

而跪足故以遊蓮緲網集作遇悟宋玉集作於嬰羅在藻迷波

顧蒙莊於煦轍是以臨淄遺婦寄束緼於齊隣卽卽下客

閣集作

卷之...

才...

効處囊於趙相伏惟明府公締跡集作址瓊峯靈丘集作岳蔽

丹霄之景圖基珠浦集作留神派集作流沃清漢之波玉札飛

文綜宏詞於楚傳集作博傳金籬緝藝味玄集作雅道於扶陽孕

蘭畹而生姿澧灞踵高門之慶產銅谿而駕鰲荆藍資象

締集作德之禎早集作幼辨羝羊演飛龍之秘策夙談孔雀對

家禽之麗詞赤野浮炫價之光珠胎榮色丹穴陪來儀之

迅鳳姿含影靈襟轉壁詢逸照於蘭池神府驚頰韻清音

於桂浦談叢散馥韶餘芳集作氣於九蘭筆海飛濤駭洪

波於八水於是縮銅麟甸製錦鳧郊化浹下車恩孚攬轡

德聲洽詠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徧謠惠露洒三天之渥

狎中年之馴雉豈懼駭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雩則

塵飛范甌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密絃烹雞屈函牛

之量加以招携白屋勸誘青衿延張必於鷺輪引王終於

倒屣遂使漱流逸客望驥足以雲蒸栖泌遺材集作才欵龍

門而霧會賓王締蕭末品拾艾幽人寓跡零壇挹危直之

秘說托根磬渚戢戰勝之良談集作圖幸以奉訓趨庭采集作

束情田於理窟從師負笈芸性織於書圃集作林至於九流

百氏頗綜緝於三字集異端萬卷五車亦研精集作字其奧

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栖遲一丘鳴絃而卒歲以

糠蔬集作糟糠不贍其旨之養屢空篋笥無餘集作資朝夕之歡

寧展是以祈南陽之棐檄擬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

蹈孔丘之餘志屬以商集作莖秋應節素集作鴈序戒時飭金

朱

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細漸歇寔含毫振藻之日集作際摛

經析理之期不揆雕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輒祈泛愛輕

用自媒倘荆璞無致於見疑集作無見致疑夜光不蓬於集無按

劍則沉骸九死終望銜珠殞首三泉猶希結草載塵清覽

一作鑒矚影外驚集作載塵清矚矚影外慙冒贖威嚴循心內駭謹啓

上梁明府啓

前人

賓王啓竊聞薛邑聞琴揖馬驪於彈鈇夷門佇駕顧侯羸

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載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

乎得魚是用挹蘭言於斷金効蓬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

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郢匠以上與上張伏

惟某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疏鈞

鼇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張以騫翥三主七公自覃袁楊

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湛月露以流清茂趾霞鋪駕雲門

而擢秀若乃傳聞強記辨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

之白馬言泉漱迴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澹虛涵濯錦而翻

浪自覃袁楊至翻浪七十於是功超食跖位典烹鮮水鏡

澄瀾照孤鸞之舞影鳴琴動操叶馴暈之雅音既而盛德

有隣佐皇華而省俗居群不噐扈輶軒而觀風某疾抱支

離材均擁腫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祈聞達

始則執鞭爲仕帝里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庭無

代耕之樂然而忠不聞於十世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

進殊巧官搏羊角而遐翥浩矣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

難託實欲垂竿投餌晦名跡於渭濱抱甕灌園絕機心於
 漢渚幸屬乾坤貞觀鳥兔光華高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
 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
 歸田之賦從補弱齡至之賦一百五十三字與前卷上太常伯落同明公顧盼成飾咳
 唾恩漏微潤於江波流末光於隣燭幽禽栖木侶丹山
 於帝梧鳴石浮川應黃鍾於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
 啓集載此篇題目同而詞有詳畧異同今錄于後其啓昔者聞歌薛邑賞彈鉞於馮諼佇駕夷門揖抱關於侯子豈惟成風之斷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况夫志合者蓬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某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疏鈞鼈之浦至夫封侯朝食掩金許以霞褰三主七公罩表揚而岳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翔鸞之舞影鳴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隣佐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苞醴軒以觀風某蒲石播遷聲嚮蓬轉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攀轡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公顧盼成飾咳唾為恩庶微潤於

江波與末光於隣燭使幽禽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於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上郭贊府啓

前人

賓王啓側聞樞精嘯谷韻清籟於驚蘋震德昇乾爨玄枝
 而布族雖涸鱗濡沫終缺望於鯨潭集作波而泆羽槍榆頗
 思遷於鶯樹伏惟贊府公瓊階集作基疊秀積珠構於三龍
 玉幹驚華擘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榮河泛高尚之舟德
 驗通神靈策洞幽冥之境產耶谿而濯質鍾鐔廓豐匣之
 姿孕鍾嶺而飛華虹玉絢荆巖之氣松秋表勁翊頽霞而
 挿極菊晚馳芳涵清露而疑集作法沼鑿懸龍鏡朗逸照於
 咸陽韻入鳧鍾驚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控鰲壑以朝宗
 倩岳披蓮掩龜岑而作鎮惠牛曜辨驚荀鶴於談藜楊鳳

摘文詠鄒龍於筆海故得佐銅章於磬渚側扇文鯨之風
貳黑綬於桐郊潛誘祥鸞之化絃揮單父弼清韻於稽琴

乳集作化狎中牟翊馴暈於藩雉加以延賓致驛接士式問

廬集作採援芻微邁欽賢於司隸提獎幽滯軼取俊於淳于

賓王甕牖輕生席門賤品幸得集作以叅名比屋悅集作稅非康

衢以自悟預迹畊夫集作耦耕欣日出而知作且集作又以家傳

素業弋書林而聘志少奉庭訓集作闢馳文圃以游寬集作踐文

魚以至於標卷青箱頗側探其奧旨竹書石記亦幽求於

異集作其遂源雖未能響集作叫徹帝門集作闕聲馳宰府而頰亦

見推里閤譽浹鄉閭方今銀箭躔秋金壺應節吮墨趨足

希造杖集作期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橫經而集作於重席不

量庸昧竊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廻眄倘使陳留逸調下

採柯亭之葆會稽陰德流集作傳眷餘谿之蔡則廻眸之報

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詎專聞集作專稱於徃笛雖滄溟

遠量敢集作未不媿於牛涔而嵩岱洪恩終懣酬於蟻穴集作

蛭集作輕瀆集作喧視聽戰讐誠深集作憂猥贖階庭兢惶交集

謹啓

與湖南李中丞啓

柳宗元

宗元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盖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

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

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調之調之亦可受也

文苑英華 卷之...

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往集作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蜀本作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某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爲貪陵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貨集作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集作示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

矣謹啓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前人

宗元啓伏聞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扣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濶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某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冥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集作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縫掖曳大帶遊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載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塗仰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

用收視內顧頰首絕望耳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
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
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聽是何收
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
貌之羨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
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
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不料也某向
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
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
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靡然而高邁其不
我知者遂排退集作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

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
有專遠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
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
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
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
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
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
刃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
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
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
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

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亦集無曰此字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位豈容易而收哉而某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附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瑩如實出已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謹啓

校正七十九字

十一月初七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五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

啓十

換知二

上杜司徒啓一首

上淮南李相公啓一首

上門下武相公啓一首

上李相公啓一首

上宰相求杭州啓一首

上宰相求湖州啓三首

爲堂兄慥求澧州啓一首

上杜司徒啓

劉禹錫

某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疎
久而猶誑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
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
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容言忽疑

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歆集作欣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里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况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葢萬族咸悅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以哀歎其材畧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翻方鍛思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集作灰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聞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巧言竒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兢兢分終裔壤豈意天未勦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剥極之際拔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昌言危心鍛翻繇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竊抃積于窮年化權禮絕孤志莫展今幸伍中牽服司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昨謔俚音可儷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留後行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前人

某啓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賜衣服繒綵等雲水路遙緘滕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熙如

陽和列在緗集作相非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思若待

穎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禱念外臺報政之功追

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黃樞群情合符和氣來應

况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叶台座之精膺俊傑集作之數談

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

久罹憲綱兀若枯株當萬類咸悅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

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絕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

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扮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巒巒

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

獲奉準繩指吏途於按讞遵文律於章奏藻鑒之下難逃

陋容炎涼載移足見真態自遠問左右沉淪遐荒歲月滋

深艱貞彌厲緬思受譴之始他人不知屬山園事繁辱懦

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碍

關束城社之勢亟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因

事闕寧虞謗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

承顧遇之重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

無自蓋以求貞之際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

鑱錮亟形話言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問輿論亦愍重

傷伏遇相公秉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

朝無錮人大冶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群

螯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

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廻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

無補於多士集作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悃之至謹啓

上李相公啓

前人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袞自不窺墻仞九年干茲高卑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訐謀叅于宥密材既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強仇者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

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爲學集作苦心

何爲

本求榮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劾媿入肌骨禍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寰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衰老以出幣愍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遠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末廢之窮人間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迴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杜牧

某啓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

英華作二

十間支屋而已長兄

慥罷三原縣令閑居京城第顛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

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

並仰某微官以爲糗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

餘兼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

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

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微

集作已

已

蒲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

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徇爲

朱馬縕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

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於知友曰

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以活家命以爲如何

皆曰予七年三郡今始歸復相國之子必欲次第叙用予

今復求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恠乎某答曰是何言歟某惟

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杭州戶十

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

名曹立即有名望而老於爲政者而爲之某官爲外即是

官爲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爲政無所

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惟超顯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

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

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切是墜於絕壑而衣

掛於樹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

過之輒敢具疏血誠上千尊重冀乘恩憐或賜接拯悽悽
冊懇不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前人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爲郡子不
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
典令式及諸故事全集作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懇
之以爲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爲其說若以例言貞
元初故相國公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漣
王傳李凝爲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
李爲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
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

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况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求
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其一某有
二與盧公所切復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
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
小臣校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
爲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
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顛世胄子
孫二十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裴相公書道壯溫潤詞理
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
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江西團練
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

袁州於蒼黃集作中言於親曹官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顓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顓謝曰前爽為李膺御以此顓名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歎羨之聰明雋傑非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顓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憫之至謹啓

第二啓

前人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酌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歎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庇歸死于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游丐於親舊某與弟顓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集無所記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都顓為鎮海幕府吏至二年聞顓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

南少尹姜汚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
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第于揚州
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
內障法以金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
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
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
憂其年秋末某載病第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
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
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訴流不遠刺史之力
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
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第

顓決執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
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
効五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顓西歸顓固
曰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

江守勸某與顓同舟至勸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正

集作七

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今虢州庾使君問庾

集作使君二字

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
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

集作術深甚集作妙似

石不及某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
黃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勸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
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

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其未之知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第兄謀曰揚州大都爲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爲久安之計冀有所遇其年秋顛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顛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母弘者人言異人能愈斯集作疾忠州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

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啓乞守錢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

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不復

知某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見覲而覲不復

能集作見某矣此天也無可柰何某能見顛而不得去此

豈天乎而懸集作懇非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

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

况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

內言窮苦人無如顛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千尊重

伏料仁旨必爲憫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

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

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受氣堅強脆

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

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
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年
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群衆懽笑
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
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
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况某早
衰敢望至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
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
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
伏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欲見病弟之志一
加衰冷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
事及政事堂啓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
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第三啓

前人

某啓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長啓干瀆
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歎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
私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
不復西歸遂爲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
庇借歲供衣月給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感感多感無樂
生意况乎爲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俸祿之氣勢食
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
輩部曲臧獲可以氣陵鼠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

者在三千里外一卽吏耳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
闕欲其安活而無嘆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
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某承受
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塵視聽今自動曹掾爲廢置在
某更授一官已榮遇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
近者累得來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爲酸鼻況於
某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
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骨肉悉皆早棄多病常
不敢以壽考自期今更得錢二集作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
地假使身死死亦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
私誠難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
希殊造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謹啓

爲堂兄慥求澧州啓

前人

某啓庫部家兄昨者特加獎授却忝班行實以聽聞稍難
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絕俸已是累年孤外
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蒿藿
纔及一食伏蒙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以涖陽話於
闔門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爲元勳恩隨風翔
德與氣游雖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及罔不得宜伏
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時
記憶心迫情切輒敢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啓

校正五十五字
十一月初七日
收之求官四啓真勢沈痛讀之凄然使人生錫原之威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